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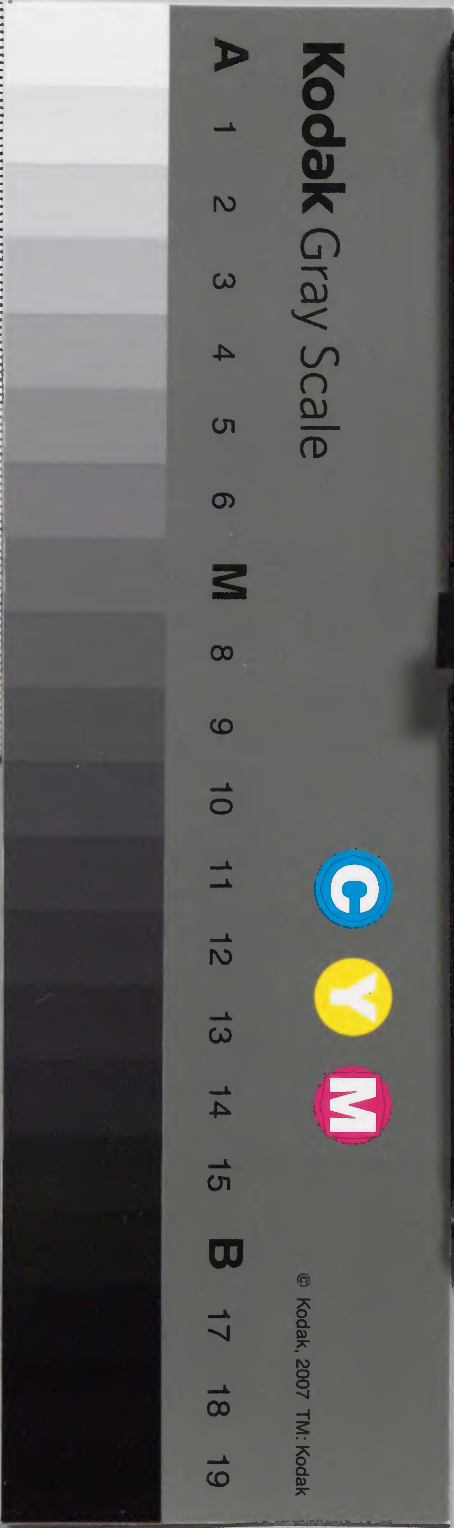
20
18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	一〇	五九	正史類
冊	號	架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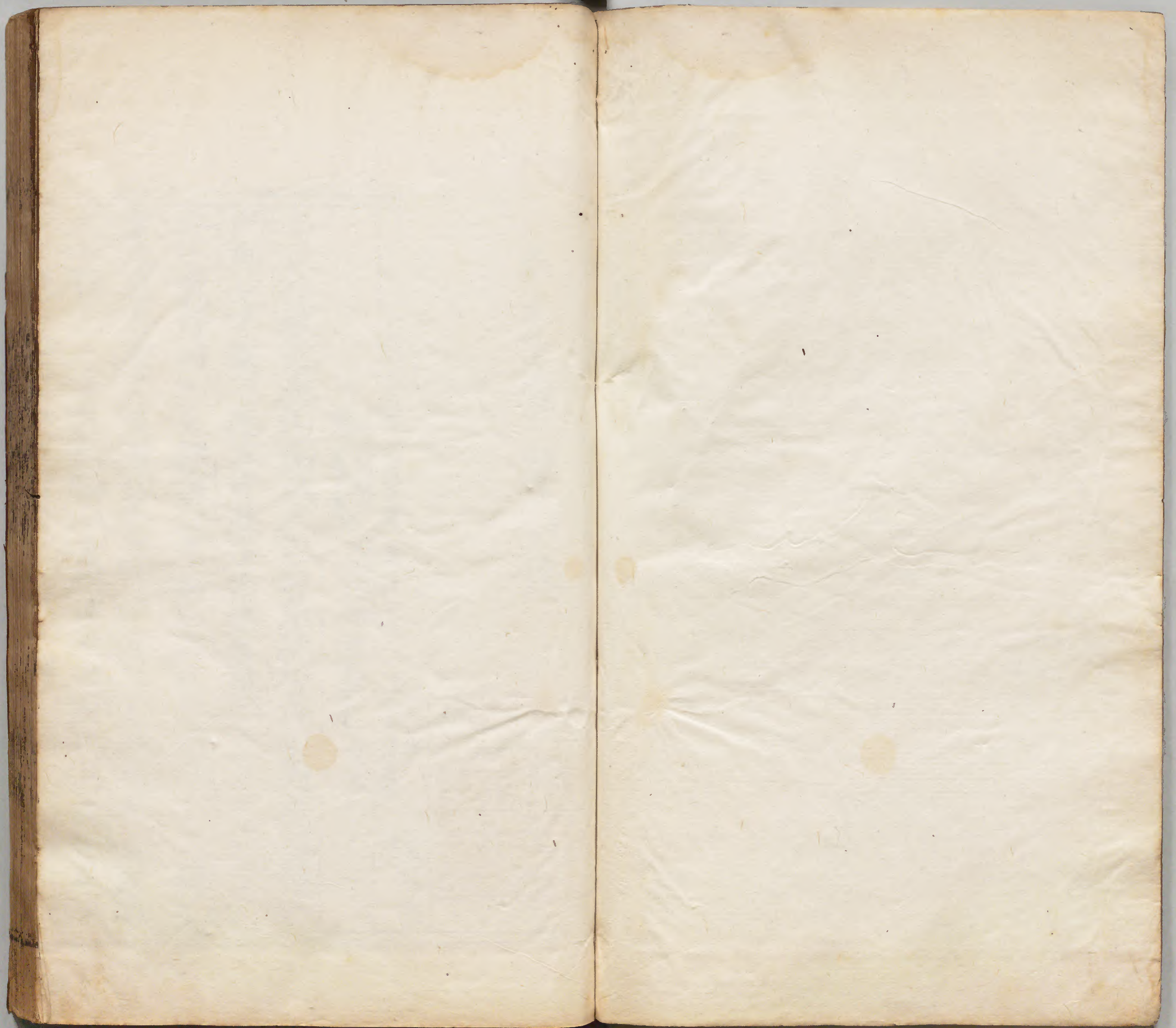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二〇	一四	五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内 閣 文 庫			
三二〇	二〇	五九	漢書類
函	冊	架	號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57	
冊 數	20	(10)
函 號	32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勸武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草文庫

南史三十六
沈演之

沈演之

子勅

演之從子憲

兄孫顓

江夷

子湛

玄孫清

曾孫敷

五世孫紆
夷弟子智深

六世孫

江秉之

子謚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
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
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公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
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褌晝寢獻
之入縣見之書褌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南史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第拾卷第十四張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弱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其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剋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濛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

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為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索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一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弄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通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范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得

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老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劾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眾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劾為解老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貧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讎讐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
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
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
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見必
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諍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
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碑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
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
諸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
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奔碁之妙超古冠今魏

雙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
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焯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頽弛已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漢
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
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
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士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焯燠

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場恒加功
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皆簿若先已占山
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
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
司馬何季穆共事不二年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安所親待
瑀毀瑀於宏曾瑀出為益州奪土人毒為妾宏使希舉察
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
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
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
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
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
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成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
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實

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
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
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徧多上謂曰廟室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
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晔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晔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
勃忿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
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
子顛

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
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送迎
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顛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
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
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顛

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次黜辱顛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
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藏為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傳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
憲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彦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
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
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
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兖州憲仍留為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賊私百萬為有
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
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彦
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
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
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
柳津對景盟歛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
知其皆盟後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
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
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
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
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南史列傳二十六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
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
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
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
密銜之又勸張嶮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散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為鎮軍行參
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
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
書具郡太守管陽王於其懸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

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為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歛蔬食務存儉
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其金鼓琴兼明算術為
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
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
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
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東海太守委
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
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
 御人求草湛良父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
 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
 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
 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竝謂
 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
 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
 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
 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自上省

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
 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慈孫法壽
 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恚位著作佐郎恚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楊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
 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
 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

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
褚彦回為衛軍重數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
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
部郎高帝即位數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數
出繼其叔孫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
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
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
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也可以數小兒繼
孫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六句顛無子立孫
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

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
通賊利武帝遣使檢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
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
乃釋求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數好文辭園棊第五品為朝
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
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數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
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
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
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
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
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
敷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
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
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
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啓遵敷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禧

禧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
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
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
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諶之為郡禧拒之及建鄴平禧坐
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
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
勉因禧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於禧女不答景再言之乃
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禧弟葺及王泰女二
人竝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
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曹所
悅故勉斥泰為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
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舊弟曇字彥德少學涉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位太子洗馬相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馬廬
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害別王答
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

迺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
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
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絜皐木人賦敗船詠
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舊
子紆

紆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舊患眼紆侍疾將暮月衣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
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
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
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荅云純臣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
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
迎主簿紉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
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
侯蕭勳各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
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
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
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
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
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
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
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
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
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
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

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
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
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
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
斥之狎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垂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
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
秦三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
子世世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
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
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
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
郎智深門孤接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
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
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世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
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為歎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而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
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
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
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以議曰懷
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

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
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
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
王平望鄉君智深己子既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既歷黃門
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
秉之少孤弟妹十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
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
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入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
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

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兵令云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兖州謚傾身奉事為帝所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

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夫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奂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省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奂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答奂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官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為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

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
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
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
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
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謚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
文武主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輩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為鎮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
來金碗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
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
亦深奇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
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
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
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
人矣茂遠自晉及陳猶道相係亦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

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縱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蹟於
險塗宜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七

李

延壽

沈慶之

孫昭略從子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宗慤

從子夫

攸之從孫僧昭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
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龍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
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
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
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

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率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並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甚熾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管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老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吾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中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拚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入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磔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碣磔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

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勳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撫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深不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采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啓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拜謝峻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

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
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
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
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
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八大明三年司
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
黯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方慶之遣道黯反數以罪惡慶
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漸造
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
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
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
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
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
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
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

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今夕問其故荅云鹵
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
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
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
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
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
之業每拍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
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

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
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縷七筋及杆杓上以
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昔令羣
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
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
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
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
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一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
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
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
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
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杖而耘
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
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
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土采心忠之
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
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
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搃統衆軍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
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傲之齎藥賜死時年八
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
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騶輜輶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
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僕姻
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
也不肯飲藥故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御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曰帝
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
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
興爲廣興昭明子曇首亮龍驤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

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
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
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
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
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
以卿爲初蔭末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質雅正直見知尤善塞乃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

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

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志齊國建為侍中
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
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彦回當時貴望頗
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彦回彦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彦
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彦回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彦回並善琵琶
酒闌彦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
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彦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
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
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
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言曰文季陳讓稱老不
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且言是延興元年以
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
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

武二年魏軍南徙明帝以爲惡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惡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明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尅終于此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
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
軍南攻朝廷發三員之眾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
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
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
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驪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
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寧為太尉行
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
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遠來初以後罷省
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鑿掌南岸後又

罷攸之遷負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
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
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
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竝為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
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
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
曰今眾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毅孝祖爲前
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時
毅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
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撫統衆軍
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
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
不更改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
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
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志廉蘭寇賈事邪
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曰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
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
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袁顓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
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
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顓
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旦棄
衆而奔顓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
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

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
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
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
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
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
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
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
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
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
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
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
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去供討四山蠻裝戰
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
且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
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
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
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
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
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
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
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
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
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
馬槊道慶鞭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
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
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出道慶密遣刺客廢帝
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准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
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軀
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
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
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
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夏皇
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
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邠

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祭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鱸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猪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令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壽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

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
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
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
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
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
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
死又舍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
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請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
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
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
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
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
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
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
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歿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
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

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
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
利故收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
國不可伐收之不從果敗收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
伏誅收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
女義興憲公主妻收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
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為營遺焉齊武帝制以收之
弟雍之孫僧昭為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
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
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兩收錄必
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
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
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
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
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

卒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
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
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
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
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
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
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
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

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

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滿頌國來逆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獅子感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象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
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
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都元景孝武即
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工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麕麇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文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慤慤躡數十左右顧眎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買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

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慤從子史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史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史管書記以筆札真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史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史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帝起兵遷

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人即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史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李延壽

柳元景

元景弟子

世隆

世隆子悛

悛弟憺

世隆從弟

憺子盼

憺弟愷

愷弟悅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

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

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

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

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

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幸意以為罔

周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遂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隋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寇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設耳援二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東馬懸車引軍一百十里崖出温公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能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今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竝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井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勦敵在前堅城在後是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准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都不堪其憤楛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比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孤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高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

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管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

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為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
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
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
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表不受司空
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
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
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
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有騎旅之數年俱有一七七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乃

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不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
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
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
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
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
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
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
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

景與顏師伯等出市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晷前廢帝少
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戮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
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
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
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
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
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
宗成宗秀宗至是竝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
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
景少子承宗嗣宗子墓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師給
斑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
怙大明末同平晏王子勳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
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
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
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
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
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
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

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口口世不乏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之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山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

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眾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瓛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

赫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
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
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
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
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
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
軍消息內外竝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
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攸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返劉懷兵射書與世隆請降曰
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是子天賜女婿乘平當
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曰
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
居母憂寒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
陛下在危盡忠奉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
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

此李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
軍主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卷如
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
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
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
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
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與生為御史中丞
度果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
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
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
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斑
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
履十往五在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
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
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悛

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于儉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後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大監一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前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斲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悛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賞延千級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嶺成長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為悛妻賞敬稷每詣悛必先相問夫人悛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悛因

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
襲爵臨江侯

惔弟暉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
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
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暉從之學暉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
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暉暉彈為雅弄子良
曰卿巧越拙心妙臻羊體良質美丰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竒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須申

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
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
建鄴暉候謁石頭以為征東立刑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
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立巾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天
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暉立性貞
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
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武帝與宴必詔暉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
波起長揚高樹秋翠華承溟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
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刑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

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
父老十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
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恩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未就以筆撞琴坐客過以筋扣之軍驚其哀韻乃製為
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
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臬不
絕值輩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
為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
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碁使惲品
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二卷惲

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
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
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
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都陽
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
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為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
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
禮位度支尚書陝工入隋為岐州司馬惲弟澄

澄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喜遊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
澄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澄與諸人
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澄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
有遣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
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
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澄
帝曰柳澄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
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

澄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
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
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
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
帝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
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梁
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
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
第二兄憚第三兄憚第四兄澄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
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是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亡
太清三年城陷
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
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
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
刺史武帝思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

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
野便望其至兼蓄雖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搥督景素
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
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
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
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
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
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
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
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

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
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
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
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
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
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
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
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
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
各散時相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仁以饋軍至姑熟
聞臺城陷乃沉舟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璠仁王僧
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
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
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
柳敬禮羊璠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
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啓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
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
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暹高執魏成人以降仲禮命其將

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擊於安陸
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嘗告急于魏魏遣
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
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為百姓
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
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
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為護軍將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
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歎行敬禮目仲

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
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贛告之遂遇害
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
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
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
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
方喪梁不然何斯而有斯迹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李延壽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俊 俊弟繪 孫孺 覽 繪子孝綽 繪弟瑱 俊弟子苞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美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
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
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
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關未有朝野憂危假

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
卿百辟人無異議而君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
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
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
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
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正恚以賜孝祖孝祖負其
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前進攻之與大將王玄
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
得乎是日十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存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
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
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
荊州會稽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
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
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澗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
罪勛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
和雅靜素賞勞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勛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勛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
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勛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

金城縣一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
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勛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勛
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勛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琰召勛還都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勛以法裁
之勛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
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
中領軍勅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
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徃游之明帝臨崩
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勸解職勸曰吾執
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勸使持節鎮軍將軍
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
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勸勸戰敗死之事平贈

司空謚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
為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為宋明
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
劉忱為臨讎改名俊焉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
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
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脩未畢而江水
忽至百姓棄徙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
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

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
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
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勛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
伏路次號哭求勛屍勛屍頂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
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勛為領軍素與勛善善謚俊殷
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怒衆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
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愐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
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
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驩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
遺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

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佐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勳殞身主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
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
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
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勛討
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勳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壘

甌函山銅壘鑄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
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
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
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
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
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
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
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
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
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輿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
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
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
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富鑄已
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
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丸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鐵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謝馬都尉俊歷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俊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掾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可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前為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竝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

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灰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臧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大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不以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瀟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晉在漢南運翻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比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夫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俊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俊繪等竝顯貴其

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悲耳因而歎歎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
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
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輯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
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
知多預宴坐受詔誅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
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
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
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
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
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
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
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
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
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

彌為清綺而繪音米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允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兄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孝綽字孝綽本名舟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往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
才拜之兼善苦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
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
懷秋作詎尉老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襲貶轄司專疾
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
尚書水部郎奉啟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
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
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
一官當知用第二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

宮官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
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
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
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
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
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
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
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
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
妹字為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
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
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
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
得志後為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
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杖氣負才
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粲
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

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
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禰好事
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
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
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嶽一
適東海徐悝竝有才學悝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
悝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悝父勉本
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
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

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此
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子邪從此
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孝
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
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
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
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
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
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
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以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勸帥郡兵
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
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
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
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
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
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
隋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司徒右長史第六

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之不療有陳郡殷積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

令繪畫王形像并圖王平

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

瑱乃密使媼如示妃妃視

仍唾之因罵云故直其早死

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

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

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般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己之節赴陷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後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練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

嘉靖十七年

南史傳三十

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
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
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
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
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
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
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
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
秀常乘驛往這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
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

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
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
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
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
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
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
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伏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
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

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二千家父廣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廡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及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湛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搆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搆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以自保藏屢為人忠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
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
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
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
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携安都諸子
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
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
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
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為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傳靈越
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

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
活動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
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
事史畢眾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索兒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
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
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

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
帝果幹有氣力宗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
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
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表繫據石頭豫章王疑夜
登西門遙呼來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
尋為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
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入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
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
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丘楊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

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

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
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
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
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
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
勛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
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
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

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
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
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佑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
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兵郡太
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
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

奉勸子勛即偽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琛之撰為瑞命記
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
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
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志稱萬歲取子勛
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鷄集
其幟又有禿鷲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黃閣柱鷓尾墮地又有鷓棲其帳上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
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
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

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
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
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
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
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東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
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
矢死沈攸之代為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
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
貞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
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
鄉人蔡那校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異
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
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
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
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
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
難以干朝典豈為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
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
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
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
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
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
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
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顓更使
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
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
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
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
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兒子浩詭衣乃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不謀斬晉安王封府庫
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懼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
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劭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
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
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
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
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
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

項奔益州就蕭惠開與戴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
豈可得乎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項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
故名坳胡及長軍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
徃無不捷蠻甚畏懼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
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汝南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
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
殺越於市中刺殺誰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
皆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

步出單以槌戰衆莫能與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
得買馬二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汝南移戶屬冠軍縣
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
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
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
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
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
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
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
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

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六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且便發其父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以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火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障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

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校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為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比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

門生失重人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圖今史文

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利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

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
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
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
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
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
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
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
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仕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
內殿與言讞酬接甚款賜以名器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

勿使食器伯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傳凶禍之室
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賊質為
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
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
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
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
西野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奉捷果勁勇力
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

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劬
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
為逆曰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
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
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
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
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
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
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暉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
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
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件
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
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
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
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夫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
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
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
誅回既貴祗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

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
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
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
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
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奔名亦為幸
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隳宗越豐稔惡盈旋至夷戮各
其職也且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面以助顯
志偶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列傳卷第三十

南史



